

中国禁毁小说百部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# 海上花列传

(清) 韩邦庆 著

下 册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## 第三十三回

高亚白填词狂掷地

王莲生醉酒怒冲天

按：洪善卿、王莲生吃酒中间，善卿偶欲小解，小解回来，经过房门首，见张蕙贞在客堂里点首相招。善卿便踱出去。蕙贞悄地说道：“洪老爷难为耐，耐去买翡翠头面，就依俚一副买全仔。王老爷怕个沈小红，真真怕得无淘成个哉！耐勿曾看见，王老爷臂膊浪、大膀浪，拨沈小红指甲掐得来才是个血！倘然翡翠头面勿买得去，勿晓得沈小红再有啥刑罚要办俚哉！耐就搭俚买仔罢。王老爷多难为两块洋钱倒无啥要紧。”

善卿微笑无言，嘿嘿归座。王莲生依稀听见，佯做不知。两个饮尽一壶，便令盛饭。蕙贞新妆已毕，即打横相陪，共桌而食。

饭后，善卿遂往城内珠宝店去。莲生仍令蕙贞烧烟，接连吸了十来口过足烟瘾。自鸣钟正敲五下，善卿已自回来，只买了钏臂、押发两样，价洋四百余元，其余货色不合，缓日续办。莲生大喜谢劳。



洪善卿自要了理永昌参店事务，告别南归。王莲生也别了张蕙贞，坐轿往西荟芳里，亲手贐与沈小红。小红一见，即问：“洪老爷哩？”莲生说：“转去哉。”小红道：“阿曾去买嘎？”莲生道：“买仔两样。”当下揭开纸盒，取翡翠钏臂、押发，排列桌上，说道：“耐看，钏臂倒无啥，就是押发稍微推扳点。倘然耐勿要末，再拿去调。”小红正眼儿也不曾一觑，淡淡的答道：“勿曾全哩呀，放来浪末哉。”莲生忙依旧装好，藏在床前妆台抽屉内，复向小红道：“再有几样末才勿好，勿曾买。停两日，我自家去拣。”小红道：“倪搭是拣剩下来物事，陆里有好个嘎！”莲生道：“啥人拣剩下来？”小红道：“价末为啥先要拿得去？”

莲生着急，将出珠宝店发票，送至小红面前，道：“耐看哩，发票来里哋。”小红撒手撩开，道：“我勦看。”莲生丧气退下。阿珠适在加茶碗，呵呵笑道：“王老爷来里张蕙贞搭忒啥开心哉，也该应来吃两声闲话，阿对？”莲生亦只向讪笑而罢。

维时天色晚将下来，来安呈上一张请客票头，系葛仲英请去吴雪香家酒叙。莲生为小红脸色似乎不喜欢，趁势兴辞赴席。小红不留不送，听凭自去。

莲生仍坐轿往东合兴里吴雪香家，主人葛仲英迎见让坐。先到者只有两位，都不认识；通起姓名，方知一位为高亚白，一位为尹痴鸳。莲生虽实次见面，早闻得高、尹齐名，并为两江才子，拱手致敬，说声“幸会”。接着所场报说：“壶中天请客说，请先坐。”葛仲英因令摆起台面来。王莲生问请的何人，仲英道：“是华铁眉。”这华铁眉和王莲生也有些世谊，葛仲英专诚请他，因他不喜热闹，仅请三位陪



客。

等了一会，华铁眉带局孙素兰同来。葛仲英发下三张局票，相请入席。华铁眉问高亚白：“阿曾碰着意中人？”亚白摇摇头。铁眉道：“不料亚白多情人，竟如此落落寡和！”尹痴鸳道：“亚白个脾气，我蛮明白来里。可惜我勿做信人，我做仔信人，定归要亚白生仔相思病，死来里上海。”高亚白大笑道：“耐就勿做信人，我倒也来里想耐呀。”痴鸳亦自失笑道：“倒拨俚讨仔个便宜。”华铁眉道：“‘人尽愿为夫子妾，天教多结再生缘’，也算是一段佳话。”

尹痴鸳又向高亚白道：“耐讨我便宜末，我要罚耐。”葛仲英即令小妹姐取鸡缸杯。痴鸳道：“且慢！亚白好酒量，罚俚吃酒，无啥要紧。我说酒末勿拨俚吃，要俚照张船山诗意再做两首。比张船山做得好，就饶仔俚；勿好末，再罚俚酒。”亚白道：“我晓得耐要起我花头，怪勿得堂子里才叫耐‘囚犯’。”痴鸳道：“大家听听看，我要俚做首诗，就骂我‘囚犯’；倘然做仔学台主考，要俚做文章，故是‘乌龟’、‘猪卢’才要骂出来个哉！”合席哄然一笑。高亚白自取酒壶，筛满一鸡缸杯，道：“价示先让我喝一杯，浇浇诗肚子。”尹痴鸳道：“故倒无啥，倪也陪陪耐末哉。”

大家把鸡缸杯斟上酒，照杯干讠尹痴鸳讨过笔砚笺纸，道：“念出来，我来写。”高亚白道：“张船山两首诗，拨俚意思做完个哉，我改仔填词罢。”华铁眉点头说是。于是亚白念，痴鸳写道：

先生休矣！谅书生此福，几生修到？磊落须眉  
浑不喜，偏要双鬟窈窕。扑朔雌雄，骊黄牝牡，交



在忘形好。钟情如是，鸳鸯何苦颠倒？

尹痴鸳道：“调皮得来！再要罚哩。”大家没有理会。又念又写道：

还怕妒煞仓庚，望穿杜守，燕燕归来杳。收拾  
买花珠十斛，博得山妻一笑。杜牧三生，韦皋再  
世，白发添多少？回波一转，蓦惊画眉人老！

妻一笑。杜牧三生，韦皋再世，白发添多少？回波一转，蓦惊画眉人老！高亚白念毕，猝然问尹痴鸳道：“比张船山如何？”痴鸳道：“耐阿要面孔？倒真真比起张船山来哉！”亚白得意大笑。

王莲生接那词来，与华铁眉、葛仲英同阅。尹痴鸳取酒壶向高亚白道：“耐自家算好，我也勿管。不过，‘画眉’两个字，平仄倒仔转来，要罚耐两杯酒。”亚白连道：“我吃，我吃。”又筛两鸡缸杯一气吸尽。

葛仲英阅过那词，道：“《百字令》末句，平仄可以通融点。”亚白道：“痴鸳要我吃酒，我勿吃，俚心里总归勿舒齐，勿是为啥平仄。”华铁眉问道：“燕燕归来杳，阿用啥典故？”亚白一想道：“就用个东坡诗，‘公子归来燕燕忙’。”铁眉默然。尹痴鸳冷笑道：“耐哝来浪骗人哉！耐是用个蒲松龄‘此似曾相识燕归来’一句呀，阿怕倪勿晓得！”亚白鼓掌道：“痴鸳可人！”铁眉茫然，问痴鸳道：“我勿懂耐闲话。‘似曾相识燕归来’，欧阳修、晏殊诗词集中皆有之，与蒲松龄何涉？”痴鸳道：“耐要晓得该个典故，再要读两年书



得哩！”亚白向铁眉道：“耐勦去听俚，陆里有啥典故？”痴鸳道：“耐说勿是典故，‘入市人呼好快刀’，‘回也何曾霸产’，用个啥嘎？”铁眉道：“我倒要请教请教，耐来浪说啥？我索性一点勿懂哉咧！”亚白道：“耐去拿《聊斋志异》，查出《莲香》一段来看好哉。”痴鸳道：“耐看完仔《聊斋》末，再拿《里乘》《闽小纪》来看，故末‘快刀’、‘霸产’，包耐才懂。”

王莲生阅竟，将那词放在一边，向葛仲英道：“明朝拿得去上来啖新闻纸浪，倒无啥。”仲英待要回言，高亚白急取那词纷纷揉碎，丢在地下道：“故末谢谢耐，勦上去！新闻纸浪有方蓬壶一班人，倪勿配个。”

仲英问蓬壶钓叟如何，亚白笑而不答。尹痴鸳道：“教俚磨磨墨，还算好。”亚白道：“我是添香捧砚有耐痴鸳承乏个哉，蓬壶钓叟只好教俚去倒夜壶。”华铁眉笑道：“狂奴故态！倪吃酒罢。”遂取齐鸡缸杯首倡摆庄。

其时出局早全：尹痴鸳叫的林翠芬，高亚白叫的李浣芳，皆系清倌人；王莲生就叫对门张蕙贞。豁起拳来，大家争着代酒。高亚白存心要灌醉尹痴鸳，概不准代。王莲微会其意，帮着撮弄痴鸳。不想痴鸳眼明手快，拳道最高，反把个莲生先灌醉了。

张蕙贞等莲生摆过庄才去，临行时谆嘱莲生，切勿再饮。无如这华铁眉酒量尤大似高亚白。比至轮庄摆完，出局散尽之后，铁眉再要行“拍七”酒令，在席只得勉力相陪。王莲生糊糊涂涂，屡次差误，接着又罚了许多酒，一时觉得支持不住，不待令完，竟自出席，去榻床躺下。华铁眉见此光景，也就胡乱收令。



葛仲英请王莲生用口稀饭，莲生摇手不用，拿起签子，想要烧鸦片烟，却把不准火头，把烟都淋在盘里。吴雪香见了，忙唤小妹姐来装。莲生又摇手不要，欵地起身拱手，告辞先行。葛仲英不便再留，送至帘下，吩咐来安当心伺候。

来安请莲生登轿，挂上轿帘，搁好手版，问：“陆里去？”莲生说：“西荃芳。”来安因扶着轿，迳至西荃芳里沈小红家，停在客堂中。

莲生出轿，一直跑上楼梯。阿珠在后面厨房内，慌忙赶上，高声喊道：“阿唷！王老爷，慢点哩！”莲生不答，只管跑。阿珠紧紧跟至房间，笑道：“王老爷，我吓得来！勿曾跌下去还算好。”莲生四顾不见沈小红，即问阿珠。阿珠道：“常恐来浪下头。”莲生并不再问，身子一歪，就直挺挺躺在大床前皮椅上，长衫也不脱，鸦片烟也不吸，已自鼾腾睡去。外场送上水铔手巾，阿珠低声叫：“王老爷，揩把面。”莲生不应。阿珠目示外场，只冲茶碗而去。随后阿珠悄悄出房，将指甲向亭子间板壁上点了三下，说声“王老爷困哉”。

此也是合当有事。王莲生鼾声虽高，并未着臆；听阿珠说，诧异得狠。只等阿珠下楼，莲生急急起来，放轻脚步，摸至客堂后面，见亭子间内有些灯光。举手推门，却从内拴着的。周围相度，找得板壁上一个鸽蛋大的椭圆窟窿，便去张觑。向来亭子间仅摆一张榻床，并无帷帐，一目了然。莲生见那榻床上横着两人，搂在一处。一个分明是沈小红；一个面庞亦甚厮熟，仔细一想，不是别人，乃大观园戏班中武小生小柳儿。

莲生这一气非同小可，拨转身，抢进房间，先把大床前梳妆吧狠命的扳，梳妆台便横倒下来，所有灯台、镜架、自



鸣钟、玻璃花罩，“乒乒乓乓”撒满一地。但不知抽屉内新买的翡翠钏臂、押发，砸破不曾，并无下落。楼下娘姨阿珠听见，知道误事，飞奔上楼。大姐阿金大和三四个外场也簇拥而来。莲生早又去榻床上掇起烟盘往后一掼，将盘内全副烟具，零星摆设，像撒豆一般，豁琅琅”直飞过中央圆桌。阿珠拚命上前，从莲生背后拦腰一抱。莲生本自怯弱，此刻却猛如虬虎，那里抱得住，被莲生一脚踢倒，连阿金大都辟易数步。

莲生绰得烟枪在手，前后左右，满房乱舞，单留下挂的两架保险灯，其余一切玻璃方灯、玻璃壁灯、单条的玻璃面、衣橱的玻璃面、大床嵌的玻璃横额，逐件敲得粉碎。虽有三四个外场，只是横身拦劝，不好动手。来安暨两个轿班只在帘下偷窥，并不进见。阿金大呆立一旁，只管发抖。阿珠再也爬不起来，只极的嚷道：“王老爷勒哩！”

莲生没有听见，只顾横七竖八打将过去，重复横七竖八打将过来。正打得没个开交，突然有一个后生钻进房里，便扑翻身向楼板上“彭彭彭”磕响头，口中只喊：“王老爷救救！王老爷救救！”

莲生认得这后生系沈小红嫡亲兄弟，见他如此，心上一软，叹了口气，丢下烟枪，冲出人丛，往外就跑。来安暨两个轿班不堤防，猛吃一惊，赶紧跟随下楼。莲生更不坐轿，一直跑出大门。来安顾不得轿班，迈步追去；见莲生进东合兴里，来安始回来领轿。

莲生跑到张蕙贞家，不待通报，闯进房间，坐在椅上，喘做一团，上气不接下气。吓得个张蕙贞怔怔的相视，不知为了甚么，不敢动问。良久，先探一句道：“台面散仔歇



哉？”莲生白瞪着两只眼睛，一声儿没言语。蕙贞私下令娘姨去问来安，恰遇来安领轿同至，约略告诉几句。娘姨复至楼上向蕙贞耳朵边轻轻说了。蕙贞才放下心，想要说些闲话替莲生解闷，又没甚可说，且去装好一口鸦片烟，请莲生吸，并代莲生解纽扣，脱下熟罗单衫。

莲生接连吸了十来口烟，始终不发一词。蕙贞也只小心伏侍，不去兜搭。约摸一点钟时，蕙贞悄问：“阿吃口稀饭？”莲生摇摇头。蕙贞道：“价末困罢。”莲生点点头。蕙贞乃传命来安打轿回去，令娘姨收拾床褥。蕙贞亲替莲生宽衣褪袜，相陪睡下。朦胧中但闻莲生长吁短叹，反侧不安。

及至蕙贞一觉醒来，晨曦在牖，见莲生还仰着脸，眼睁睁只望床顶发呆。蕙贞不禁问道：“耐阿曾困歇嘎？”莲生仍不答。蕙贞便坐起来，略挽一挽头发，重伏下去，脸对脸问道：“耐啥实概嘎？气坏仔身体末，啥犯着哩。”莲生听了这话，忽转一念，推开蕙贞，也坐起来，盛气问道：“我要问耐，耐阿肯替我挣口气？”蕙贞不解其意，急的涨红了脸，道：“耐来浪说啥嘎？阿是我待差仔耐？”莲生知道误会，倒也一笑，勾着蕙贞脖项，相与躺下，慢慢说明小红出丑，要娶蕙贞之意。蕙贞如何不肯，万顺千依，霎时定义。

当下两人起身洗脸，莲生令娘姨唤来安来。来安绝早承应，闻唤趋见。莲生先问：“阿有啥公事？”来安道：“无拨。就是沈小红个兄弟同娘姨到公馆里来，哭哭笑笑，磕仔几花头，说请老爷过去一埭。”莲生不待说完，大喝道：“啥人要耐说嘎！”来安连应几声“是”，退下两步，挺立候示。停了一会，莲生方道：“请洪老爷来。”

来安承命下楼，叮嘱轿班而去；一路自思，不如先去沈



小红家报信邀功为妙，遂由东合兴里北面转至西荟芳里沈小红家。沈小红兄弟接见，大喜，请进后面帐房里坐，捧上水烟筒。来安吸着，说道：“倪终究无啥几花主意，就不过闲话里帮句把末哉。故歇教我去请洪老爷，我说耐同我一淘去，教洪老爷想个法子，比仔倪说个灵。”

沈小红兄弟感激非常，又和阿珠说知，三人同去。先至公阳里周双珠家，一问不在；出弄即各坐东洋车，迳往小东门陆家石桥；然后步行到咸瓜街永昌参店。那小伙计认得来安，忙去通报。

洪善卿刚趲出客堂，沈小红兄弟先上前磕个头，就鼻涕眼泪一齐滚出，诉说“昨日夜头，勿晓得王老爷为啥动仔气”，如此如此。善卿听说，十猜八九，却转问来安：“耐来做啥？”来安道：“我是倪老爷差得来请洪老爷到张蕙贞搭。”善卿低头一想，令两人在客堂等候，独唤娘姨阿珠，向里面套间去细细商量。

第三十三回终。



## 第三十四回

沥真诚淫凶甘伏罪

惊实信仇怨激成亲

按：来安暨沈小红兄弟在客堂里等了好多时，娘姨阿珠出来，却和沈小红兄弟先回。来安又等一会，洪善卿才出来，向来安道：“俚哋教我劝劝王老爷。倪是朋友，倒有点间架头。要末同仔王老爷到俚搭去，让俚哋自家说，耐说阿对？”

来安那有不对之理，满口答应。善卿即带来安同行，仍坐东洋车，迳往四马路东合兴里张蕙贞家。

其是王莲生正叫了四只小碗，独酌解闷。善卿进见，莲生让坐。善卿笑道：“昨夜头辛苦哉？”莲生含笑嗔道：“耐再要调皮，起先我教耐打听，耐勿肯。”善卿道：“打听啥嘎？”莲生道：“侬人姘仔戏子，阿时无处打听哉。”善卿道：“耐自家勿好，同俚去坐马车，才是马车浪坐出来个事体。我阿曾搭耐说：沈小红就为仔坐马车，用场大点？耐勿觉着哓！”莲生连连摇手道：“勦说哉，倪吃酒。”

娘姨添上一副杯筷，张蕙贞亲来斟酒。莲生乃和善卿说：“悲翠头面勦买哉。”另有一篇帐目，开着天青披、大红



裙之类，托善卿赶紧买办。善卿笑向蕙贞道：“恭喜耐。”蕙贞羞得远远走开。

善卿正色说莲生道：“故歇耐讨蕙贞先生是蛮好。不过沈小红搭耐就实概勿去仔，终好像勿局哩。”莲生焦躁道：“耐管俚局勿局！”善卿讪笑婉言道：“勿是呀，沈小红单做耐一个客人，耐勿去仔无拨哉！刚刚碰着仔节浪，几花开消才勿着杠；屋里再有爷娘搭兄弟，一家门要吃要用，教俚再有啥法子？四面逼上去，阿是要逼杀俚性命哉？虽然沈小红性命也无啥要紧，九九归原，终究是为仔耐，也算一桩罪过事体。倪为仔白相了，倒去做罪过事体末，何苦呢？”莲生沉吟点头道：“耐是也来浪帮俚啲？”善卿赧然作色道：“耐倒说得稀奇，我为啥去帮俚啲？”莲生道：“耐要我到俚搭去，阿是帮俚啲嘎？”

善卿“咳”的长叹一声，却转而笑道：“耐做仔沈小红末，我一径说无啥趣势，耐勿相信，搭俚恩煞。故歇耐动仔气，倒说我帮俚啲哉，故末真真无啥话头！”莲生道：“价末耐为啥要我去？”善卿道：“我勿是要耐再去做俚，耐就去一埭好哉。”莲生道：“去一埭末做啥嘎？”善卿道：“故末就是替耐算计，常恐有啥事体。耐去仔，俚啲要一放心啲，耐末也好看看俚啲光景。四五年做下来，总有万把洋钱哉，一点点局帐也犯勿着少俚，让俚去开消仔，节浪也好过去。难下节做勿做，随耐个便，阿是嘎？”

莲生听罢无言。善卿因怂恿道：“晚歇我同耐一淘去，看俚说啥；倘然有半句闲语听勿进末，倪就走。”莲生直跳起来，嚷道：“我勿去！”善卿只得讪笑剪住。

两人各饮数杯，仍和蕙贞一同吃过中饭。善卿要去代莲



生买办，莲生也要暂回公馆，约善卿日落时候原于此处相会。善卿应诺先行。

莲生吸不多几口鸦片烟，就喊打轿，迳归五马路公馆，坐在楼上卧房中，写两封应酬信札。来安在傍伏侍。忽听得吉丁当铜铃摇响，似乎有人进门，与莲生的侄儿天井里说话；随后一乘轿子，抬至门首停下。莲生只道是拜客的，令来安看来。来安一去，竟不覆命，却有一阵“咕咕咯咯”小脚声音趑上楼梯。

莲生自往外间看时，谁知即是沈小红，背后跟着阿珠。莲生一见，暴跳如雷，厉声喝道：“耐再有面孔来见我，搭我滚出去！”喝着，还不住的跺脚。沈小红水汪汪含着两眶眼泪，不则一声。阿珠上前分说，也按捺不下。莲生一顿胡闹，不知说些甚么。

阿珠索性坐定，且等莲生火性稍杀，方朗朗说道：“王老爷，比方耐做仔官，倪来告状，耐也要听明白仔，难末该应打、该应罚，耐好断碗。故歇一句闲话也勿许倪说，耐陆里晓得有冤枉个事体？”莲生盛气问道：“我冤枉仔俚啥？”阿珠道：“耐是勿曾冤枉倪。倪先生有点冤枉，要搭耐说，耐阿要俚说嘎？”莲生道：“俚再要说冤枉末，索性去嫁拨仔戏子好哉碗！”阿珠倒呵呵冷笑道：“俚兄弟冤枉仔俚，好去搭俚爷娘说；俚爷娘冤枉仔俚，再好搭耐王老爷说；耐王老爷再要冤枉俚，真真教俚无处去说哉！”说了，转向小红道：“倪去罢，再说啥嘎？”

那小红亦坐在高椅上，将手帕掩着脸呜呜饮泣。莲生乱过一阵，跑进卧房，概置不睬。小红与阿珠在外间，寂静无声。



莲生提起笔来，仍要写信，久之不能成一字，但闻外间切切说话。接着小红竟趑到卧房中，隔着书桌，对面而坐。莲生低下头只顾写，小红颤声说道：“耐说我啥个啥个，我倒无啥；我为仔自家羞仔点，对勿住耐，随便耐去办我，我蛮情愿。为啥勿许我说闲话，阿是定归要我冤枉死个？”说到这里，一口气奔上喉咙，哽咽要哭。

莲生搁下笔，听他说甚。小红又道：“我是吃煞仔倪亲生娘个亏！先起头末要我做生意，故歇来仔个从前做过歇个客人，定归原要我做。我为仔娘了听仔细，说勿出个冤枉，耐倒再要冤枉我姘戏子。”

莲生正待回驳，来安匆匆跑上，报说：“洪老爷来。”莲生起身向小红道：“我搭耐无啥闲话，我有事体来里，耐请罢。”说毕，丢下沈小红在房里、阿珠在外间，迳下楼和洪善卿同行，至东合兴里张蕙贞家。

张蕙贞将善卿办的物事与莲生过目。莲生将沈小红陪罪情形，述与蕙贞。大家又笑又叹。当晚善卿吃了晚饭始去。

蕙贞临睡，笑问莲生道：“耐阿要再去做沈小红？”莲生道：“难是让小柳儿去做个哉。”蕙贞道：“耐勿做末，倒勦去糟塌俚。俚教耐去，耐就去去也无啥，只要如此如此。”莲生道：“起先我看沈小红好像蛮对景，故歇勿晓得为啥，俚凶末勿凶哉，我倒也看勿起俚。”蕙贞道：“想必是缘分满哉。”闲论一回，不觉睡去。

次日五月初三，洪善卿于午后来访莲生，计议诸事，大略齐备，闲话中复说起沈小红来。善卿仍前相劝，莲生先入蕙贞之言，欣然愿往。

于是洪善卿、王莲生约同过访沈小红。张蕙贞送出房



门，望莲生丢个眼色，莲生笑而领会。及至西荟芳里沈小红家门首，阿珠迎着，喜出望外，呵呵笑道：“倪只道仔王老爷倪搭勿来个哉。倪先生勿曾急煞，还好俚。”一路讪笑，拥至楼上房间。

沈小红起身厮见，叫声“洪老爷”、“王老爷”，嘿然退坐。莲生见小红只穿一件月白竹布衫，不施脂粉，素净异常；又见房中陈设一空，殊形冷落，只剩一面着衣镜，为敲碎一角，还嵌在壁上，不觉动了今昔之感，浩然长叹。阿珠一面加茶碗，一面搭讪道：“王老爷说倪先生啥个啥个，倪下头问我：‘陆里来个闲话？’我说：‘王老爷肚皮里蛮明白来浪，故歇为仔气头浪说说罢哉呀，阿是真真说俚姘戏子？’”莲生道：“姘勿姘，啥要紧嘎？勳哉。”阿珠事毕自去。

善卿欲想些闲话来说，笑问小红道：“王老爷勿来末，耐牵记煞；来仔倒勿响哉。”小红勉强一笑，向榻床取签子烧鸦片烟，装好一口在枪上，放在上手。莲生就躺下去吸，小红因道：“该副烟盘还是我十四岁辰光搭倪娘装个烟，一径放来浪勿曾用，故歇倒用着哉。”

善卿就问长问短，随意讲说。阿珠不等天晚，即请点菜便饭。莲生尚未答应，善卿竟作主张，开了四色去叫。莲生一味随和。

晚饭之后，阿珠早将来安、轿班打发回去，留下莲生，那里肯放。善卿辞别独归，只剩莲生、小红两人在房。小红才向莲生说道：“我认得仔耐四五年，一径勿曾看见耐实概个动气。故歇来里我面浪动个气，倒也为是搭我要好了，耐气到实概样式。我听仔娘个闲话，勿曾搭耐商量，故末是我



勿好。耐要冤枉我姘戏子，我就冤枉死仔，口眼也勿闭个哩！时髦倌人生意好，寻开心，要去姘戏了；像我生意阿好嘎？我呷勿是小干忤勿懂事体，姘仔戏子阿好做生意？外头人为仔耐搭我要好末，才来浪眼热；勐说啥张蕙贞，连搭仔朋友也说我邱话。故歇耐去说仔我姘戏子，再有啥人来搭我伸冤？除非到仔阎罗王殿浪刚刚明白咯。”

莲生微笑道：“耐说勿姘就勿姘，啥要紧嘎。”小红又道：“我身体末是爷娘养来浪。除仔身体，一块布，一根线，才是耐办拨我个物事。耐就打完仔，也无啥要紧。不过，耐要豁脱我个人，耐替我想想看，再要活来浪做啥？除仔死，无拨一条路好走。我死也勿怪耐，才是我娘勿好。不过我替耐想：耐来里上海当差使，家眷末也勿曾带；公馆里就是一个二爷，笨手笨脚，样色样勿周到；外头朋友，就算耐知己末，总有勿明白个场花，就是我一个人晓得耐脾气。耐心里要有啥事体，我也猜着着，总称耐个心。就是说说笑笑，大家总蛮对景。张蕙贞巴结末巴结煞，阿能够像我？我是单做耐一个，耐就勿曾讨我转去，赛过是耐个人，才靠耐来里过去。耐心里除仔我，也无拨第二个称心个人来浪。故歇耐为一时之气，豁脱仔我，我是就不过死末哉，倒是替耐勿放心。耐今年也四十多岁哉，倪子、囡忤才勿曾有，身体本底子娇寡，再吃仔两筒烟，有仔个人来浪陪陪耐，也好一生一世快快活活过日脚。耐倒硬仔心肠，拿自家称心个人冤枉杀仔，难下去耐再要有啥勿舒齐，啥人来替耐当心？就是说句闲话，再有啥人猜得着耐个心？睁开眼睛要喊个亲人，一歇也无处去喊。到该个辰光，耐要想着仔我沈小红，我就连忙去投仔人身来伏侍耐，也来勿及个哉！”说着，重复呜呜的

